

热历史

绛州：涛声金鼓日月长

□卢静

那一年，我一踏上新绛，顿感相见恨晚，且愧且喜。愧的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在咫尺，今日却才相访；喜的是陪母携子，在日光月影的巷路上缓缓踱步，共享天伦。垒砌千余年的绛州城，光影几尺厚，风土几许醇，正适宜慢慢脚步去丈量。从牛肋条巷子的旅馆出来，我踏上布局巧妙的卧牛城牛脊——一条南北通衢，可以遥想昔日车马川流衣香鬓影的繁华。早在春秋，绛州便与太原、临汾齐名，并称“晋国三城”，控带关河，可谓镶嵌晋南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。如今的绛州，傍着吕梁峰云悠悠，汾水烟光濛濛，自隋朝迁州治到现址，亦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。绛州人会说，你看，那开南门仿佛牛嘴，北端龙兴塔俨然耸翘的牛尾，东西天池活灵活现的牛眼，而架在南门口汾河上的浮桥，不正是亲水嬉戏的牛舌吗？

卧牛城隔着悠悠时光，欲同我做心灵的交谈。绛州人会说，街、楼、塔、寺、庙、观、三关五坊、两门六十四巷的格局，在唐代就形成了。

香港的南莲园池，曾被评“老外最爱的十座中国公园”，并排名第一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该园是以新绛的绛守居园池为建造蓝本的。即为唯一现存的隋代园林，绛守居园亭合水草几经盛衰，悄悄见证了北方园林的演变史。我第一次体悟妙造自然的华夏园林营造理念，便是徘徊此园时。真气拂拂生于水墨画上的留白处，飞檐透露宇宙的无限生机意态。我欲听范仲淹欧阳修等名臣诗酒酬唱，又欲秋日登上“致虚守静、吾以观复”的静观楼，遥忆望月台的天心月圆，苍塘风堤的烟霞生灭；又欲积雪访象征佛家净土的莲花池，芙蓉未玉立，嗅不到藕香……我欲子夜擎火相照，满园山石或隐，或显，虚实中不更见山水真精神吗？鸢飞鱼跃在我心，渊深静寂亦在我心，绛园俨然胸中丘壑，布满了创造的光芒。

风，吹过洞莲轩的疏窗，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，在人文与大自然之间萦绕。

一整座绛守居园池，又是绛州大堂的一面疏窗。

而我从虎豹门出园，逡巡于全国最大的州府大堂——绛州大堂内，只觉十分宽重，风云金鼓骤然驰于横梁。被历史的巨掌，抹尽柱子的罅隙，绛州大堂还会忆起大唐李世民东征高丽，令名将张士贵在此设帐募军吗？风萧萧兮云漫漫，金鼓鸣兮旌旗猎，来投军的薛仁贵，是否回首凝望了一眼峰岭云横，踏上白袍虎将的传奇生涯？斗转星移，苍黄转台，走马灯一样的历史人物接踵亮相，又悄然退场，留下《泛舟之役》《柏壁屯兵》等掌故，在绛州父老的茶壶里浸着，弦鼓上响着。

每个黄昏，或者白昼的闲暇，安顿好家人后，我总是去拜访有名的绛州三楼。一般州府多有鼓楼，而绛州却钟楼、鼓楼与乐楼并峙，在城西高塬上列如宝鼎，这一奇特处，更是守望绛州的深情目光。乐楼为酬神演戏之戏台，老一辈人说，往日逢年过节是热闹异常的，向上是鼓楼，而钟楼地势最高拔，内悬金代铸造精良的万斤巨钟，钟声清越宏亮，相传夜静渺渺不绝数十里呢。每逢登临，浑厚的绛州沃野拥抱着我，平川路迢迢，千里快哉风，顿时胸中块垒尽除。我伸出手指，都能碰触到大地滚烫的心跳。从历史深处响起的黄钟大吕，撞击着每一个过客的心灵。

大地之上是苍穹。

先不说鼓楼下的七星坡，旧日石砌的北斗星午夜会发光，但只鼓楼雄伟的身姿足以引人了，细雨磨啮着它，和风抚拍着它，雷鸣之日，电光似龙蛇滑过它的廊檐，也默默向着天空陈述。七星坡下的乐楼，是旧日献戏娱集的热闹民俗场所，梆子戏前身宋金锣鼓杂戏，也渊源于久远的鼓乐，并吸收了外来因素演进而成，可见绛州人对家乡瑰宝鼓乐的深深喜爱。

史载，公元619年，唐朝方定鼎一年，刘武周宋金刚起兵叛乱，百姓饱受战乱之苦，秦王李世民隆冬东渡黄河，屯兵绛州境内的柏壁，



▲绛守居园池（资料图）

次年击败叛军，凯旋时百姓擂大鼓将与将士当街盛大联欢，庆奏秦王破阵乐。李世民登基后，为表示不忘其本，改编成闻名遐迩的宫廷乐舞，又亲绘舞图，“左圆右方，先编后伍，鱼丽鹅颡，箕张翼舒，交错曲伸，首尾相互，以象战阵之形”，使乐工120人身披银甲，持戟演习，凡为三变，每变为四阵，击刺疾徐，歌者相如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载“自《破阵乐》以下，皆播大鼓，杂以龟兹之乐，声震百里，动荡山谷。”

钻入牛肋条巷子里，一家小店的牛肉丸子汤味道颇好，上撒一层翠绿的香菜末。一天，我去拎厨灶旁的茶壶倒水，拌五香豆的店主，正低低放着一段民歌。他四十开外，中等个头，原来并不健谈，但一聊到老绛州，顿时来了兴头，头上亦非屋顶棚了，一双浓眉倒像如洗的万里碧空下，人酒酣时微扬的鼓槌。传说春秋时期，一天新绛地动山摇，晋国城乡化为废墟，新绛北部却冒出一股清泉，旁隆九座土丘，即《山海经》中崆峒山与晋之九原，后名为“鼓水”与“鼓山”。这家店主，便给我讲了一个当地盛行的鼓水传说：唐代李世民，在一个夏日路经鼓堆村旁的九原山，率领将士，选了有青石河床的水道策马而过，马蹄踏水击石，恰似战鼓一般铿锵有力，慷慨激昂，后来人们便称此为鼓水了。

说到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绛州鼓乐，绛州儿女会扳着指头数《秦王点兵》，极富生活情趣的《老鼠娶亲》《厦坡上滚核桃》等曲目。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《秦王点兵》在原《秦王破阵乐》的基础上，不仅摄取汾南车鼓、花敲鼓、老虎碾牙等鼓种曲牌成分，而且吸取西方音乐技法，并呈现出时代特色，轰动京华，芬芳巴黎，堪称黄河金涛酝酿的杰作。后来《牛斗虎》《老鼠娶亲》《厦坡上滚核桃》《拉呱》《杨门女将》等曲目在世界上演出，掌声经久不息，每每载誉归来。击鼓边、墨鼓钉、蹭鼓面、磕鼓环、单槌滚、双槌播……以花敲干打着称的绛州鼓乐在手法上也不断创新，演奏得排山倒海，又醉人心魄。还有一种穿箱锣鼓，演出时着戏装，有时还露一绝技，甩动头上的野鸡翎哩。

听说，新绛汾南的年节社火里，古代战车衍变而来的车鼓犹存，若逢缘，我倒是颇想随熙熙攘攘的人流观看一番。古绛州原野上的鼓山、鼓水呵，还记得吗？鼓水流域的许多村庄都将鼓作为崇尚之物，并建庙置鼓。李世民屯兵的秦王堡，至今尚存擂鼓台遗迹哩，周边俩乡镇，更是村村存鼓车。车上的特号大鼓绘龙凤呈祥等图案，锣、钹、五音锣与“十样景”等乐器随车伴奏，车之四围华丽，首端高耸若花门彩楼。最流行的算骡拉车鼓了。十余匹甚至上百匹精选的一色骡子，三四匹列一行，所戴装饰品颇精致，上有大鼓咚咚，下有车轮滚滚，发扬蹈厉，声动汾涛，犹自传来古战场上的壮怀激烈。《（长江文艺）》

生活史

古诗词里的油灯

□杨月春

油灯是几千年中人类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，同时，油灯也是被中国古代文人吟咏较多的器物。油灯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在古诗词里遇见油灯，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诗情画意。

古诗词里写到灯的句子比比皆是。比如：纳兰容若的“瘦尽灯花又一宵”的相思之悱恻，赵师秀的“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”的落寞与惆怅，贺铸“谁复挑灯夜补衣”的一往情深，黄庭坚的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深宵不寐的思友之殷。再如：辛弃疾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英雄悲壮，陆游的“出师一表通今古，夜半挑灯更细看”的家国情怀。

而“书灯”陪伴了无数书生“续灯添火了残编”，萦绕着文人墨客有志之士的案头情怀，折射着“文能治国、武能安邦”的理想志愿。颜真卿的《劝学》诗中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”，激励着人们刻苦读书。元代诗人谢宗可的“愿借丹心吐寸光”，写出了书灯无私的奉献精神，也让伴读的油灯化为文人清贫自持、荣辱不惊的精神象征。“万古分明看简册，一生照耀付文章”，灯影

古事汇

为猫争讼的唐朝人

□石继航

唐郑瓘撰《开天传信记》一书说，裴谔在河南省当地方官，这一天，过来两个婆娘击鼓告状。裴谔以为是什么大事，结果是争一只猫儿。状纸上说：“若是儿猫，即是儿猫。若不是儿猫，即不是儿猫。”就是说，如果是公猫，就是我的猫。如果不是公猫，就不是我的猫。裴谔为人风趣幽默，看了状纸哈哈大笑，于是写下了《又判争猫儿状》：“猫儿不识主，傍家搦老鼠。两家不须争，将来与裴谔。”猫儿不认识主人，跑到别人家去捉老鼠。你们两家就不要争了，把它送给我吧。这裴谔想必也是个资深猫奴，见这只猫实在可爱，于是就借机没收了，两家人都嘲笑裴谔的“吃相”难看，《开天传信记》所谓“遂纳其猫儿，争者皆晒之”。

不过，由此事也可以得知，唐朝人是十分喜爱猫儿的，不然，不会因为一只猫去惊动官府，裴谔作为堂堂朝廷命官，也不会不顾身份，把这只争讼的猫儿公然据为己有。

现在的短视频上，有很多小朋友和猫咪成为玩伴的趣味画面。在晚唐诗人路德延的笔下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：一个小儿“臂膊肥如瓠，肌肤软胜绵。长头才覆额，分角渐垂肩”，粉粉嫩嫩的一个小娃娃，梳着那哪吒那样的发式，两臂肥白如瓜，肌肤柔软如绵，他平时嬉戏玩耍的东西有哪些呢？“嫩竹乘为马，新蒲折作鞭。鸢雏金铤系，猫子彩丝牵”——把嫩竹横在胯下当马骑，新长的蒲草折来当鞭子，用金属环拴住幼小的鸢雏，拿彩丝线牵着猫咪玩耍。

古人因为住宿条件十分有

摇曳中是读书人刻苦治学，为传统文化日臻其光而默默用功的身影。

文人写着咏颂油灯的诗句，以物咏志传递着自己的价值观。油灯因此成为一种自我砥砺的象征。

我们在古诗词里感受古人与油灯的情感，感受百姓的风俗民情，感受农耕文明里科学技术的智慧。而从诗词里走出来的油灯，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所有过往都鲜活起来，灵动起来，让我们有穿越时空的感觉。每一盏灯斑驳的机理都成为时光的印记，其每一缕幽暗的光泽都带着时代的包浆。

油灯是人类将火保存起来的技术，它让人类获得了俘获光明的可能。有了油灯，夜晚不再灰暗，挑灯夜读、灯下缝衣，挑灯看剑，闲敲灯花，使人类从物质文明中汲取到了精神文明的创造。油灯凝结了技术、艺术和文化，绽放着中华农耕文明中璀璨的火花。一盏油灯不大，却收藏了历史的过往，见证了时代变迁和科技发展。它也提示着人们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，可以删繁就简，回归本真，以简约的生活方式去体会传统文化中最质朴的内涵与情愫。《（今晚报）》

限，所以对于鼠患是十分头疼的。而古人在没有黏鼠板、捕鼠夹、老鼠药等物品的情况下，用猫来捉老鼠是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了，正如柳宗元《永某氏之鼠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假五六猫，阖门，撤瓦，灌穴，购僮罗捕之，杀鼠如丘”——借来五六只猫，关上门，撤开屋瓦，灌水入鼠穴，让家童一起抓，于是杀死的老鼠堆积如山。

唐德宗时，曾经让宦官吴承倩提了一个笼子放在朝堂上，只见这只笼子里关了一只猫和一只老鼠。奇怪的是，这只猫既没有一口吞掉老鼠，也不像 Tom 和 Jerry 那样打闹不休，而是和平相处，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。

不少大臣都傻乎乎、乐呵呵地看热闹，而大臣崔祐甫一下子就此事提升到政治敏感的高度，他慷慨陈词：“今此猫对鼠不食，仁则仁矣，无乃失于性乎……猫受人畜养，弃职不修，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、疆吏不勤捍敌……恐须申命宪司，察视贪吏，诫诸边候，无失微巡，则猫能致功，鼠不为害。”

他文绉绉地说的是啥意思呢？这个崔祐甫是说，现在出现猫不吃老鼠的现象不是好事，这只猫对老鼠看起来好像是仁慈，但却丢了自己的职责。人们养猫就是为了让它捉鼠的，现在它不作为，岂不是像执法的官吏不反腐败，守疆的官吏不抵御外敌一样吗？我觉得这更是上天提醒皇帝，要派“巡视组”（宪司）去全面清查一下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这样才能够让全社会的“猫”（代表官僚机构）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“鼠”（代表社会上的违规现象）不能造成危害。（摘自东方出版社《吃喝玩乐在唐朝》）